

解析武威汉代医简“终古毋子治之方”*

吕有强^{1,2}, 陈珊珊¹, 郑访江¹

1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2 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武威汉简》中“终古毋子治之方”是目前出土文献中最早记载的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中药复方。通过对其理法方药体系进行文献研究, 探讨其组成与治则, 并与现代中医治疗不育症的方药进行比对, 发现该方言语虽简, 却说明了男性不育症的主要致病因素; 药味虽少, 却包含滋阴清热、补益肝肾、利湿化痰的功效。该方所体现的治法至今仍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重要方法, 该方的流转传承, 揭示了中医方剂学和中医男科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武威汉代医简; 终古毋子治之方; 男性不育症; 方药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5)07-0024-05

The Prescriptions of Sterility from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s in Han Dynasty

LYU Youqiang^{1,2}, CHEN Shanshan¹, ZHENG Fangjiang¹

1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50, China;

2 Gan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The prescription of sterility" from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s in Han Dynasty* is the earliest recorded herbal compound for treating sterility among the excavation at present. The composition and therapeutic principles of the prescription are discussed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on the system of principle-method-prescription-medicine, and the prescription is compared with the modern ones of treating sterility, the simple words of the prescription demonstrate the main pathogenic factors for sterility; small number of herbs could nourish *yin* and clear heat, benefit liver and kidney, eliminate the dampness and resolve the phlegm. Therapeutic method that the prescription embodied is the key method of treating sterility until now, the circul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prescription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of TCM prescriptions and andrology of TCM.

Keywords *Wuwei* medical bamboo slips in *Han* dynasty; the prescriptions of sterility; sterility; prescriptions and herbs

男性不育症是指育龄夫妇同居一年以上, 性生活正常, 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女方有受孕能力, 由于男方原因而致女方不能怀孕的一类疾病^[1]。该病病因复杂, 且影响子孙繁衍, 因此自中医诞生起, 历朝历代, 都有医家研究此类病症。《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指出: “岁有胎孕不育, 治之不全, 何气使然?” 这是中医典籍中最早出现“不育”的记载。

《武威汉代医简》上承马王堆医书, 下接《伤寒杂病论》, 体现了中药方剂从单方到复方的演变过程, 其中“终古毋子治之方”是迄今为止记载最早的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方剂^[2]。今试从临床主症及组方特色入手进行分析, 探索该方的源流及其对后世男性不育症专方的影响。

1 武威汉代医简“终古毋子治之方”解析

1.1 “终古毋子治之方”简文解析 武威汉代医简是指1972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92枚医药简牍,

据考证成书于东汉初年, 距今约1900多年, 早于《伤寒杂病论》百余年, 是我国发现的时期较早、内容较多的医药学原始资料^{[3]55}, 其所载“终古毋子治之方”是在简文84乙中的一段记载。其文曰: “终古毋子治之方活楼根十分天雄五分牛膝四分续断四分□□五分昌蒲二分凡六物皆并治合和以方寸匕一为后饭久病者卅日平复百日毋疾苦建威耿将军方良禁千金不传也。”

需要说明的是, 该简文只是84号木牍简背面的一段。很多学者在研究该方时, 没有将该方的上下文一并分析。笔者认为这割裂了简牍完整的意思, 原因在于, 武威汉代医简共有两种书写材质, 一种是单行墨书的78枚木简, 一种是正反两面书写, 每面两行到六行不等的14枚木牍。徐建委^[4]认为两种简牍制作目的不同, “宽度只容一行的竹简, 其制作是以编连成册为目的, 而宽度数厘米、可容数行书写的木牍, 其制作则以单独使用为

主要目的。”张雷^[5]认为,《武威汉代医简》包含了医方、日书、药价三方面的内容,因此《治百病方》不等于《武威汉代医简》。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随墓主下葬的可能是一卷编连成册的“治百病方”,以及一些墓主珍视的木牍。而这些单独使用的木牍,每一篇都单独成文,不应割裂理解。

84简简文如下:

白水侯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何谓七疾一曰阴寒二曰阴三曰苦衰四曰精失五曰精少六曰囊下养湿□不卒名曰七疾令人阴□小囊下养湿盈之黄汁出□行小便时难溺□赤黄泔白□便赤脓馀酒□苦患膝胫寒手足热且烦卧不安床涓目泣出□下常患温温下溜旁急□苏□□□□□阴□有病如此名为少伤何已□□□尚□□伏下□已许孙□内伤□其坐则应中□见□□□惊□□酒大乐久坐不起□便不□有病如此终古毋子治之方活楼根十分天雄五分牛膝四分续断四分□□五分菖蒲二分凡六物皆并治合和以方寸匕一为后饭久病者卅日平复百日毋疾苦建威耿将军方良禁千金不传也。^{[3]133}

张雷编著的《秦汉简牍医方集注》综合了很多学者的考释成果,进行了翻译,可以更好地理解简文,译文如下:

白水侯所奏献治疗男性七种疾病的处方:什么是七种疾病?一是阴寒,二是阴痿,三是早泄,四是精失,五是精少,六是阴囊痒湿,精液稀少,七是小便苦数,房事时不能顺利进行。以上七种症状称之为七疾。使人阴茎变小,阴囊痒湿,抓搔其间,有黄汁流出……解小便困难,小便……红黄泔白……大便红赤脓多……苦痛。膝腿寒冷,手脚发热,并且烦躁,睡卧不安床,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下经常疼痛,小便频急……患这种病,终生没有生育能力。治疗它的处方:栝楼根十份,天雄五份,牛膝四份,续断四份……五分,菖蒲二分。总共六味药,都同时捣碎,混合调和,饭后服一方寸匕,病即痊愈,久病之人三十天痊愈,百天内不会生病和痛苦。这是建威耿将军的处方。疗效很好。此方是禁方,(即使他人用),千金求购都不要外传^[6]。

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该简文是在献方活动中,经白水侯所献的治疗男子“七疾”的方药。文中记录了男子的症状表现、危害以及适用方剂,该方后被皇帝赐予大臣,由建威将军耿弇传至河西。“七疾”泛指男性疾病,这类说法在秦汉简帛中多见,如武威医简的“七伤”,马王堆医书的“七损”等,都是代指此类疾病。

1.2 部分学者对简文的补充考释 因年代久远,

84简部分文字损蚀不清,男子七疾,仅存六疾,第七疾已难辨认。周祖亮等^[7]依据图版,补充不卒为“临事不卒”,张雷依据《诸病源候论》和《千金翼方》中关于“七伤”的记载,依据图版,补充“精汗(清),七曰小便苦数,临事”,补充完整了“男子七疾”的记载。

张延昌对“□便不□”考释为“当便不便”,张雷、田河等^[8]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可行,补为一说。

胡娟^[9]对“何已□□□尚□□”一句补释为“何已□[六壬]尚[房]”,意为指身患“七疾”男子在“六壬”之日行房。六壬是指天干地支组合而形成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的六个日期。胡娟据此认为,《汉语大词典》中关于“六壬”条的引例晚于六朝,说明《武威汉代医简》是该词的最早记载。这说明,武威汉代医简84简既是较早的“病中行房”的记载,也是房事日期禁忌的最早记载之一。

简文中,终古毋子治之方共6味中药,今余5味。张寿仁^[10]根据85简,补充为“杜仲五分”,张雷认为可补为一说。

1.3 终古毋子治之方的致病因素分析 由于84简乙文字缺损较多,但还是可以从只言片语和关键字词中进行分析,终古毋子治之方的主要致病因素有以下几点:

1.3.1 病中行房,正气虚损 上文指出,学者考释“何已□□□尚□□”为“何已□[六壬]尚[房]”,字面意思是指患有男子“七疾”的男子在“六壬”日行房。其隐含意思是指病中行房。中医认为,人体患病之时及病体初愈之初,精、气、神损耗,此时身体正处于“气血两虚、余邪未尽”的状态。如果此时同房,会耗损肾精、扰动阳气,导致“正虚邪盛”,甚至引起旧疾复发。很多中医古籍都指出病中行房的危害,如《诸病源候论》中云:“阴阳易病者,是男子妇人伤寒病新瘥未平复,而与之交接得病者,名为阴阳易也。其男子病新瘥未平复,而妇人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阳易。其妇人得病新瘥未平复,而男子与之交接得病者,名阴易。”^[11]《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病新差未平百日、气力未复而以房室者,略无不死……近者有一士大夫,小得伤寒,差以十余日,能乘马行来,自谓平复,以房室,即小腹急痛,手足拘挛而死。”^{[12]231}

查阅众多出土典籍,武威汉代医简是较为明确记载这一致病因素的典籍,后世一直沿用,并与“劳复”“虚劳等理论”等相结合,构成了房劳虚损的致病因素。

1.3.2 放纵饮酒,湿热内生 简文中“□酒大乐”虽缺上文,应是指纵酒无度,没有控制的进行娱乐

活动。《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有“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的记载，指出醉酒行房会导致精气衰竭。《三元延寿参赞书》中则认为“大醉入房，气竭肝伤，丈夫则精液衰少，阳萎不起，女子则月事衰微，恶血淹留”^[13]，详细描述了酒醉同房对男女的不同危害。

现代研究证明，酒精会抑制睾酮分泌，使雄激素(睾酮)水平下降，影响精子生成，导致精子数量减少。乙醇代谢产物增加自由基，破坏精子DNA完整性，增加流产及胎儿畸形风险。如曾育鑫等^[14]对236名男性不育患者精液进行常规检测，并对精液检测结果及影响精液质量下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吸烟、酗酒、体质指数是导致精液质量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认为吸烟、酗酒、肥胖是导致精液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1.3.3 七情妄为、气机紊乱 84简简文缺损较多，但是从文中“惊”“骇”“乐”等可以推测，应是指七情失调。中医认为“七情”过度会引发脏腑功能失调，即“七情内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举痛论》有“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的经典论述，指出情绪失衡会通过气机紊乱(如气滞、气逆)影响生殖功能。

男子不育多归于中医学“精少”“精冷”“无子”等范畴，与肾、肝、脾三脏关系密切，而情志失调是重要诱因。《景岳全书·子嗣类》指出：“凡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盖肝肾精血耗伤，宗筋失养，精室空虚。”^[15]《备急千金要方》云：“人有所怒，气血未定，因以交合，令人发痲疽……运行疲乏勿入房，为五劳虚损，少子。”^{[12]588}强调如果夫妻双方心情不佳，或气愤愤怒，或惊吓恐惧，或忧愁悲伤，或劳累疲劳，在这些情况之下，均不宜勉强进行房事。人遇有事，忧愁恼怒则神思疲劳，需要静养。如果此时行房，会使气血逆乱或壅滞，精气为之耗伤，容易引起疾病，并会影响性功能，出现性欲下降、性冷淡、无性欲等性功能障碍。

1.3.4 久坐不起、气血运行受阻 简文中有“久坐不起”的记载，中医认为久坐容易导致气血不畅、伤及脾肾，进而引起不育。如《诸病源候论·虚劳无子候》指出：“久坐湿地伤肾，肾主精，虚冷则精自泄……精气衰少，故无子。”《圣济总录·补益门》曰：“久坐血气凝滞，下焦室滞，精道不通，故令

无子。”《丹溪心法·子嗣》曰：“若终日坐卧，气机壅遏，湿热下注精室，精浊相混，焉能成胎？”《景岳全书·子嗣类》指出：“久坐则伤脾，脾虚则精血不生；久坐亦伤筋，筋伤则宗筋弛纵，精关不固。”《医宗必读·求子》曰：“文人多无子者，盖终日伏案，尻臀气血蕴滞，膀胱肾脉受阻，精窍如塞渠之水。”《辨证录·求嗣门》指出：“久坐则肾气不行，精血渐涸……须通其瘀闭，补其亏虚，非独补肾也。”

现代生理解剖学认为长时间处于坐位，睾丸、附睾和精索长时间受到挤压，睾丸和附睾缺氧、代谢不畅，对精子发生不利。何江等^[16]分析计算机职业男性不育患者的精液，发现长时间使用计算机可引起男性精液质量异常，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原因之一。

1.3.5 二便阻滞、脏腑受累 简文中有“□便不□□□□”，张延昌补释为“[当]便不[便]□□故□”，便者，大小二便矣。大小二便的顺利排出，是人体排泄糟粕，以及“下法”的重要途径。如果当便不便，会使脏腑功能失调，如忍小便会使膀胱气化失调，累及肾阳；忍大便则会使大肠积蓄，肛门提拉功能受损。

忍二便时同房，容易引起男性不育症。此外，还有“忍尿行房得淋”和“忍大便行房欲得痔”的说法，如《诸病源候论》就指出：“忍尿入房，令胞转或胞落，并致死。”丹波康赖《医心方》引《养生要集》则说：“欲小便而忍之，以交接，使人得淋或小便难，茎中涩，小腹强。”

忍尿入房主要危害前后阴。这是因为尿液储积膀胱，下焦气机因性交而壅滞，此时的交合，使经脉阻塞，血气瘀滞，临床出现大小便困难、尿道涩痛或刺痛、小腹肿硬等症状。

忍大便同房的记载相对较少，如《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曰：“饱食行房，忍大便交合，致气血纵横，经络交错……发为痔漏。”认为大便充盈结肠而不排出，使结肠淤滞，影响血流，易导致肛门直肠病变，如内外痔。石成金的《长生秘诀》记载：“忍大便交合者右肠癖；忍小便交合者，得淋浊茎痛胞转。”

2 武威汉代医简“终古母子治之方”方药解析

2.1 终古母子治之方药物分析 该方用药较为简单，简文记载六味，仅存五味，分别是栝楼(根)、天雄、牛膝、续断、(石)菖蒲。都记载在《神农本草经》中，其中上品两味(菖蒲、牛膝)，中品两味(续断、栝楼)，下品一味(天雄)。张寿仁据医简补缺中药为杜仲，为上品药。

五味药中，栝楼根用量最重，为十分。栝楼根

是葫芦科植物栝楼或双边栝楼的干燥根,今名“天花粉”,明代倪朱谟在《本草汇言》中指出天花粉能“退五脏郁热……且性甘寒,善能治渴,乃治渴之要药也。”在本方中,天花粉之功用在于滋补肾阴,兼清虚热。分析“终古毋子治之方”上下文,患者阴虚有热,肾阴不足导致腰部和下肢失养,故症见“膝腿寒冷”。阴虚内热,血液郁结下焦,故症见“小便红黄、大便红赤”。虚火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多梦,故症见“睡卧不安床”。因此该方重用天花粉,滋阴清热,滋阴而补肾水、益精气,清相火、散瘀血,才能有效。天花粉用于治疗不育症,后世也多用之,王琦教授常以此药治疗精液、尿液中带有脓细胞的前列腺疾病及不育等^[17]。

天雄,味辛,性温,主治风寒湿痹、关节疼痛,具有消解积聚肿块、消除风邪等功效,是男科常用药。《金匱要略》所载之天雄散,由天雄、白术、桂枝、龙骨等组成,用于治疗虚寒证之遗精、尿频、精冷、阳痿早泄等。而《太平圣惠方》所载之天雄散,由天雄、五味子、山药、熟地黄、续断、蛇床子等组成,用于治疗虚劳阳气不足之阳痿、小便余沥等。

牛膝,逐瘀通经,补肝肾,强筋骨,利尿通淋,引血下行。续断,补肝肾,续筋骨,调血脉,两者合用补益肝肾,强筋骨,治疗肝肾亏虚,腰痛膝软,阳痿、尿频等。

男性不育症与肾、肝、心、脾等脏腑相关,尤以肝肾关系最为密切,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了“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的理论。中医认为,肾藏精,肝藏血,肝血与肾精之间存在着相互滋生和转化的关系。肾主生殖,肝主疏泄,肾精不足可导致肝血亏虚,肝血不足可致肾精亏损,最终表现为肝肾精血亏虚。

从简文中可以看出,患者有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的表现,中医认为,肝主目,泪为肝之液,若肝气郁结则“泪目泣出”,这是肝气虚的变现。小便红黄浊白,解小便困难,因此要通利小便,故使用牛膝。

石菖蒲是去湿通利的常用药,《丹溪心法》治赤白浊淋之葶藶分清饮,现在用于治疗男性不育症之湿热下注证所用的方程氏葶藶分清饮中都有石菖蒲,从简文84可以看出,阴囊痒湿,有黄汁流出、解小便困难、且小便红黄浊白,说明湿阻中焦,因此用石菖蒲化湿去热。

纵观“终古毋子治之方”,其病机在于肾气亏损,肾阳不足,故阴寒、阳痿、早泄。而阳损及阴,阴虚不能内守,故精失,精自出。肾藏精而主骨,精虚则肾虚,督虚则骨弱,故膝腿寒冷,久坐不行。又阴阳失调,卫气不守,营气从之,故阴囊痒湿。

又肾阳不足,不能温化水液,故里急腹痛,小便不利。即人体气血脏腑经络受伤,有病如此,其结果是“终古毋子”。因此治疗该病,决不能执着一脏,也不能一味温补,必须整体辨证论治。

因此,该方以清热滋阴、补益肝肾、化痰散结为治法,虽以补肾为宗,但是却没有补肾之专药,而是整体辨证,对症用药。正如清代陈士铎在《石室秘录》提出的治不育六法,即“精寒者温其火,气衰者补其气,痰多者消其痰,火盛者补其水,精少者添其精,气郁者舒其气,则男子无子者可以有子,不可徒补其肾”。着眼于肾,却不专补肾,补益肝肾与滋阴清热同用,温阳补肾与祛湿散结同用,与六味地黄丸之“三补三泻”有异曲同工之妙。

2.2 终古毋子治之方之后世流转 医简84“终古毋子治之方”和简85“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有诸多相似之处,与后世诸多方剂相类似。

2.2.1 和“东海白水侯所奏方”的联系 简85“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与“终古毋子治之方”同属白水侯方,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主治病证的同与不同:这两首方剂都用来治疗“男子七疾七伤”,患者都有阳痿、早泄、阴囊潮湿、小便频数等症状。所不同者,“终古毋子治之方”治疗虚热更甚者,“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治疗阴寒更甚者^[18]。

药物的同与不同:“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记载15味药,今存13味药,有桔梗、牛膝、续断、防风、远志、杜仲、赤石脂、山茱萸、柏子仁、肉苁蓉、天雄、薯蕷(山药)、蛇床子。和“终古毋子治之方”相同者有4味药,如参考张寿仁之考释,则共六味药仅余栝楼根(天花粉)不同,考虑到“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有三味药缺失,因此存在完全相同的可能性。

从治法分析,“终古毋子治之方”重在滋阴清热,补益肝肾、去郁散结。“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强于温补肾阳、补益肝肾、强筋壮骨、散寒止痛。张延昌等^[19]用该方加减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膝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多种疾病。

2.2.2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的相似方 在孙思邈之《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有数个治疗五劳七伤的方剂,其组成都与“终古毋子治之方”相类似。

石韦丸:主治男子“七伤”,药物有石韦、蛇床子、肉苁蓉、山茱萸、细辛、磐石、远志、茯苓、泽泻、柏子仁、菖蒲、杜仲、桔梗、天雄、牛膝、续断、薯蕷、赤石脂、防风等^{[12]428}。

周白水侯散:主治心虚劳损。药物有远志、白术、桂心、人参、干姜、续断、杜仲、炙椒、天雄、茯

苓、蛇床子、附子、防风、干地黄、石斛、肉苁蓉、栝楼根、牡蛎、石韦、钟乳、赤石脂、桔梗、细辛、牛膝等^[20]。

2.2.3 其他相类似的方剂 《素女经》四季补益方之茯苓散主治男子“七伤”。方中有茯苓、钟乳石、云母粉、石斛、菖蒲、柏子仁、菟丝子、续断、杜仲、天门冬、牛膝、五味子、泽泻、远志、甘菊花、蛇床子、薯蓣、山茱萸、天雄、石韦、干地黄、肉苁蓉等药。

唐崔氏方之白水侯方主治男子七伤。有石韦、蛇床子、肉苁蓉、山茱萸、细辛、远志、柏子仁、栝楼根、菖蒲、杜仲、天雄、牛膝、续断、赤石脂、防风等药^{[12]428}。

陶广正^[21]等学者认为“武威医简中白水侯方四牍，确实是现存最早的男科病治疗专著”，从汉至唐，治疗男子七伤的方剂一直流传下来，其核心的药对既有不变，又有变化，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思想。同时，该方的流转，其中所包含的石类药物，又暗含自汉末兴起的服石之风，烙印着时代印记。

3 “终古母子治之方”对现代男性不育症方剂的影响

现代中医认为男子不育症是由多种病因病机混合引起的，同时也常关联到其他脏腑。虚、湿、热、痰、瘀等可能导致此病，临床中共病现象明显，中医药治疗男科病可从“多靶点-多通路”起效^[22]，多管齐下、中西医结合治疗。其治法方药与“终古母子治之方”之治法不谋而合。

如男性不育症之湿热下注证。方用程氏萆薢分清饮，该方最早见于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原方组成：萆薢、益智仁、石菖蒲、乌药各等分，主治“白浊频数，漩白如油，澄下如膏”的膏淋证。清代程国彭加以创新改良，保留萆薢、菖蒲，新增黄柏、茯苓、白术、莲子心、丹参、车前子。用于治疗湿热下注兼脾虚证型，提出“导湿理脾”的治疗理念，方中石菖蒲化浊开窍、通调水道，和两千年前的“终古母子治之方”用法相同。

4 结论

通过对武威汉代医简“终古母子治之方”的深入分析，发现武威汉代医简治疗男子不育症治疗方药与治法，既体现了古人治疗此病宗于肾又不可徒补其肾的理念，充分展现了古代医学家们在临床实践中的智慧与创造。其致病因素、治疗思想都与现代男性不育症的治疗相吻合。当然，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体质因素的改变，疾病谱与病因病机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运用医简方，要做到继承创新，注重中医学辨证析机，因机选方，做到治病求本。

武威汉代医简中男子不育症方药与治法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古代医学的认知，还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资源，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陈红风. 中医外科学[M]. 5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1:286.
- [2] 杨森,郑访江,祁琴,等. 武威汉代医简终古母子治之方注解[J]. 甘肃中医,2007,20(6):20.
- [3] 张延昌. 武威汉代医简注解[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6.
- [4] 徐建委. 牍与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J]. 文献,2022,44(1):123-138.
- [5] 张雷. 《治百病方》不等于《武威汉代医简》[J]. 中华医史杂志,2013,43(2):118-119.
- [6] 张雷. 秦汉简牍医方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8:263.
- [7] 周祖亮,方懿林. 简帛医药文献校释[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435.
- [8] 田河. 武威汉简集释[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56.
- [9] 胡娟. 汉简帛书五种字词集释[D]. 重庆:西南大学2016.
- [10] 张寿仁. 医简论集[M]. 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160.
- [11] 南京中医学院. 诸病源候论校释(上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216.
- [12]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 李景荣,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 [13] 李鹏飞. 三元参赞延寿书[M]. 张志斌,张心悦,李强,点校.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8.
- [14] 曾育鑫,钟达财. 不育男性患者精液常规检测及影响精液质量下降的相关因素分析[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20,5(7):27-28,31.
- [15] 张介宾. 景岳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625.
- [16] 何江,刘鸿春,余伍忠,等. 计算机职业男性不育患者精液分析[J]. 中华男科学杂志,2008,14(10):914-916.
- [17] 张凯麟. 王琦教授男科用药举隅[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3,25(3):42-43.
- [18] 吕有强,袁仁智,扈小健. 《武威汉代医简》之“东海白水侯所奏方”溯源考[J]. 西部中医药,2014,27(5):29-31.
- [19] 张延昌. 张延昌学术经验集[M].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34-46.
- [20] 孙思邈. 千金翼方校释[M]. 李景荣,校释.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97.
- [21] 陶广正,高春媛. 文物考古与中医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76.
- [22] 赵琦,王宁,王浩浩,等. 网络药理学在中药治疗男科疾病中的应用[J]. 西部中医药,2023,36(9):149-152.

收稿日期:2025-03-23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3YB106);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GZKG-2024-41);兰州市指导性计划项目(2022-ZD-72);白雪梅名中医传承工作室项目(240016)。

作者简介:吕有强(1982—),男,硕士学位,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医古籍文献学。Email:190568439@qq.com。